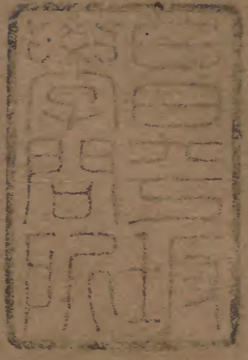


讀史管見 十四



漢書門			
二四九〇	一三〇〇	二〇	類
架	函	號	冊

內閣文庫			
元	二四九〇	漢	書
七	二〇	架	冊
二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0	
冊數	20 ( 11 )		
函號	297	145	

土



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淺草文庫

梁紀

太宗簡文

吳興太守張嵎舉兵討景。兵敗，執之。景嘉其節，欲生之。嵎詞不屈，遂殺之。

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嵎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匡救朝廷為耻，義不降賊，執節而死，則為人守土之

宋本以下至王偉說景猶屬前卷宋本無此條別有景秘之喪殯昭陽之條

論張嵎得為人守土之道

司時

讀史管見

卷十四

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况剖符南面，享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爾。嗚呼！無負乎書矣。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遣使詣江陵，受湘東王宋本無此條繹節度。

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為一軍，勿有所屬。選將練士，出屯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尋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

論陳霸先當目為一軍

臣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越，彭蠡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誓，諸王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雖勤王，迹類黨惡。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

魏楊忠欲進逼江陵，繹送子方略為質，以求和，忠乃還。岳陽王誓與湘東王繹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

大寶元年

遣楊忠助之。繹遣人說忠曰：「誓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結盟而去。」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反者也。湘東責魏助姪伐

論蕭繹身負大罪

叔是矣。已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父被圍餓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救。則誓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身負大罪。人得而誅之。而魏師不能聲罪致討。亦可惜哉。

由來  
侯景攻諸藩欲救誓致書於繹。陳誓過惡不救。宋本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相攻。邵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強。致書於繹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况乎手足豈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若外難未除。家禍

蕭繹綸棄父如仇

仍構亡之道也。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

所謂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况乎手足豈可相害。此舉一宋本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侯景叛亂八月。綸首被董督之命。十一月景攻圍臺城。父之而後綸軍始至。討賊不力。是時惟永安侯確忠憤可用。景忌而召之。確不欲行。綸欲殺之。比城益危。安南侯駿勸綸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綸又不從。迹此求綸其象。父而捶。意未艾也。且手足固重。未切於君親。棄父如仇。則繹何有於我哉。方其西上。次于郢城。正欲圖取湘東。故以正義悲辭。甘而動之。不虞

釋之覺也。為子不道，父屢赦之，終無悛心。又有乘危徼倖之意，天假魏手，戡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

矣。

齊王即皇帝位於南郊，自魏敬宗以來，宋齊東魏齊主高洋受禪即位，自魏敬以來，百官絕祿，至

是復給之。

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卑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敘祿，所以然者，為尚門地，多胄子，少寒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豈得皆富，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

論善為國者  
當省官而厚  
祿

後制為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義聚貨受賂，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為國者，減省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道塗，仰事俯育，婚嫁慶弔，無匱乏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秦閔齊軍容嚴盛，乃還於河南河北，皆入於齊。魏丞相泰聞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刪字文泰實  
無戰情

古者相見必有名，雖在野外倉卒，與夫一飲一食

之相遺問無不以詞重禮也。人而無禮則猩猩鸚鵡之不如。况於與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是乎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言爲主。執言者聲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楚楚使屈完逆之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答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楚直而齊曲矣。也宋本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請盟。漢

三老董公有見乎此。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高歡宇文泰十年交兵未嘗有文告之辭。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爲高洋廢君而篡國則不患無名矣。上相仗鉞大衆就行濟河而前。逡巡而退。若有畏心不敢遂武。何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泰自弒君之人也。參度彼此尚何高洋之問。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在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泰有迎帝之忠而無弒君之事。

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為應物之勢有行與否也或曰秦若內歎則曷若初不輕舉之為善耶曰秦為此固欲矯

假義聲張皇威武實無戰情也

太子腹心皆勸入北太子曰昔若公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宋本侯景西攻巴陵携太子大器以為質及兵敗奔歸或

勸太子北行太子曰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忍違左右吾今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涕下橫流即命前進

論大器天育之美

大器之言人子常道也然梁武義方不脩正德綜綸等則有弒逆之心釋紀範譽等則無赴難之意其父簡文為賊所脇不敢執哀而與之宴樂是兄弟父叔叔父宋本無足取儀而大器孝敬純誠蹈險不避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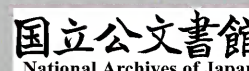
天資之美如此儻非梁德告終必為中興之主矣

景欲篡位先殺哀太子大器及難顏色不變宋本景欲篡位先殺哀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雖居困

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及難顏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于宗廟非已職則靜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晚而心慮

論哀太子可為成人



益昏在危迫中或怒或嘆積憂病殞了無寂滅之  
 樂簡文屈意忍耻求容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  
 臨難不知尋取廢弑之禍哀太子齒猶未也以清  
 脩精練則歎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父而臨危  
 履險能固純孝之守嬰鋒蹈刃曾無怵惕之色言  
 行不違義命俱盡老學宿儒有不逮焉亦可以為

成人矣。

棟即位元建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何得廢之曰偉勸吾宋本  
 景廢帝立豫章王棟大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

謂景曰主上無愆失何為廢之景曰王偉勸吾早除

民望以安天下元建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  
 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

景以王偉為謀主偉前後所陳多矣而曾無郭元

建之一言向使侯景既破臺城歛兵輔政以譏責

武帝者反其道而匡之武帝既崩尊奉太子不失

臣節則宋齊梁陳所以取國不是過矣特有早晚

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俛首臣之是知二

五而不知十也歟宋本

王偉說景弑太子以絕眾心景從之

元建知  
 二五而不知  
 十



論侯景失人心

讀史管見 卷十四

王偉之言、佐命叛逆之常言也、其所謂眾人者、指何人歟、使梁而無宗室肺腑、猶有方嶽外臣、仗義而起、豪傑之士、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桓玄者、宣宋本何可絕也、使其所為而當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絕人心者、祇所以失人心歟、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以終、固天

理也、

僧辯進軍景帥衆陳霸先以鐵騎來之景兵敗宋本  
景即帝位、湘東王繹命王僧辨擊之、陳霸先帥甲士

三萬來會

論陳霸先無謀主

蕭繹以帝子介弟、總上流之重、坐觀侯景攻破臺城、幽死武帝、囚辱嗣主、虐通三代、曾無甲兵東向、救急雪忿、安守巢穴、詩宋本自圖璽綬、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辨諸人為之用、何也、景既自立、衆心憤怒、宋本而邵陵鄱陽諸帥、皆已奔盼梁若未亡、次立在繹、而僧辨又其司馬也、使僧辨早有卓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討畢力、自其職分、無足怪者、獨陳霸先稟受節制、為可惜耳、霸先征伐嶺南、動無過舉、及出南江、江南宋本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

讀史管見

卷十四

八

辨諸人固可摟而取也下霸先智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須同德十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石勒猶有張賓符堅猶有王猛而霸先之謀主于時無聞焉如人心有九竅而

蔽其半則其思慮遺闕多矣敬末

侯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侯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綬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為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

論璽不足傳

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

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

秦誇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令

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

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

為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

代所為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

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宋本云必隨世

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

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於末以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元帝 釋

王帝上持湘東王欲宥之及見檄文大怒請湘東王愛其才欲誅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請宥宥之。及聞偉作檄文。有湘東一目之句。王大怒。遂殺之。

論蕭繹喜怒殺生皆私

綱目節錄其

臣賊子。尤嚴於其黨。若使人人知賊亂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則亂少弭矣。惟為之黨者。眾。是故禍亂滋熾。而天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殘諸市朝。猶未足以雪神人之憤。洗滅亡之耻。乃以吟咏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一言靳已。即戕其身。是蕭繹喜怒殺生。皆為已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

術性尚貞明

取士必以才器

論高澄高洋  
尚知停年之  
弊

循名責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自魏用崔亮停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

孝文時、已任典選、而不敢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

也。高洋暴酷、然臨事明斷、幸術得以通變者、直高

洋可行也。夫停年之法、國家興亡所繫、以高澄高

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况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泰泰劉璠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事如桓文

魏丞相泰嘗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昔以公為

湯武今乃不如桓文、泰曰湯武安敢比庶幾望伊周、

何至不如桓文、

宇文泰以伊周况已、何言之無忌憚也、夫伊周之

為伊周、豈為官尊職重、人莫我及焉、也哉其言之出於

口、行之發於身者、無非至理、當年服之、後世慕之、

此所以為伊周也、苟有其末一言不然、一行不善、則不

足稱聖人矣、權強之臣、徒見伊尹放太甲、周公攝

王政、謂與已廢主擅權相類、豈非無忌憚之甚哉、

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之

為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

鵠為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席衽糞除、

捧手唯諾。至於事父事君，必以聖人為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學聖人而不至，則亦必為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善，入自聖門，見其突與而希其步趨，偃然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道，是猶西施

里人之鬻者，豈不可笑之甚哉。

帝拔約在約云云獄禁兵配之使助陸法 紀。武陵王紀至西陵，帝拔任約謝朓仁於獄，使將兵拒

紀。

任謝二人皆侯景出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既不能殺，反寵任之，不亦逆理乎。已自失道，處非

其據，屈心俊傑，合謀圖事，興復之日，猶未可冀。乃

推心世讐，與同患難，欲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還建康，胡僧祐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止隔

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荊州人，不願東遷，

上亦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如僧祐等議。

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嘗王之矣。楚始受封濱

江之國，後似賢能廣斥土地，奄旬陳蔡，觀兵周疆。

下收江黃，橫行淮泗，地方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傳

祚六七百年而後滅，其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

論元推心  
世讐

二年

論蕭繹不可  
不還建康  
綱目節錄其  
文

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為重鎮。財賦兵革當南朝之半。故古之英雄皆以為用武之國。雖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若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郢。何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崩簡文弑殞。所當營奉。陵寢伸至痛之情。糞除祓祧脩乏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得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聲不著。第欲便其

故有因以偷榮。率此為道。雖使據百二山河之勢。有千八百諸侯之奉。其為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

江陵建康之擇乎。

魏主謀誅宇文泰自元烈死。謀誅宇文泰。謀泄泰廢之。立齊王廓。立齊王廓。

論宇文泰不如高歡

三年

宇文泰何以取惡於魏主。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見誅於泰。以謀除泰也。泰援立人主。身都將相。為有日矣日久矣。而元烈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服人心者。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烈雖謀泄而死。泰不知自反。行有不得者。而又上及其君。於是

迎駕勤王之績不足以勝廢君殺主之罪。曾高歡之不如也。而乃羞比桓文，人之能自治者鮮矣。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蕭繹不知  
鑿簡文之失

老子之言，其害非若釋氏之甚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則其道亦不從事於務，遺物離人，趨于冲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子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之為至德也。民鮮能久矣。老佛者，皆畔夫中庸者也。畔中庸則為已

為人，同歸於弊。或問漢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明名黃老者也。其語曹參特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提仁義絕滅禮樂之意，故曹參於齊於漢，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不加之以教，則三代之疵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加之以教，然後司牧之功成。

而與天地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况掇拾其餘以爲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隍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鑒也。其亦愚蔽之極矣。

魏遣于謹等入寇

字文護揚忠將兵五萬人寇秦十月壬戌發長安

論宇文泰不省躬

蕭繹無父無君。人人之所得討。况鄰之大國乎。宇文舉師宜矣。然而不施文告之辭。則以已有再弑

之惡。未出於正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使秦而省躬。亦何敢於伐人。使秦而無過。雖平江南。一字內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湯爲匹夫報讐。而無富有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粹。正已而物正。非虛言也。

帝入東閣竹殿焚圖書四十萬卷以寶劍斫柱令折由文武之道盡矣  
魏師攻城城陷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世有金樓子一書。乃蕭世誠所著者。其言雜出百

論蕭繹讀書不若無書



氏小道皆不述五經正理，又高自誇大，謂人莫已若也。劉盛有云：苟能行則論語孝經一篇足矣。此猶為博而寡要者，使蕭繹服膺盛之一言，亦必保其社稷。又何以十四無本萬卷為？讀書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均是食也，有以安身末年者，有以生疾墜命者，夫豈食之罪哉？

魏立營為梁王資以荆州之地，延京三百里。帝為魏人所害，魏人立梁王，資以荆州之地，是為後梁中宗。

興滅國，繼絕世，聖王之政，所以歸民心。今天德者

論宇文立營非善意

也。梁為侯景所滅，蕭繹又自底敗亡，宇文數千里遣將出兵為蕭譽之援，立為梁後，而資之土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然，似之而非也。譽者，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尊者親者有失，豈為下者所當報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其死也不為置後，而王譽兄弟三人，譽已有恨心，養士畜財，以待事變，則非慈孫也。繹以譽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所自起，忌而圖之，譽請救于魏，以伐其叔父而殺之，則非賢子也。夫興滅繼絕，固將擇其子孫

之可者，而登豈其人乎？然則宇文立之，良非善意。

直欲因蕭氏睽孤削弱而取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敬帝 方智

齊克東閩斬裴之橫手僧辯謀納淵明初陳霸先王僧辯奉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于建康。

既而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王，遣兵送淵明歸。僧辯

懼，遂迎淵明即位，以晉安王為太子。陳霸先討之，淵

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即帝位。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詵也。其視江南

猶外府姑使為之主耳。王僧辯執義不堅之人也。

事湘東臨危而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處

國，輕搖易變如此，安得不為人所取耶。

僧辯明霸先爭不從既生嫌隙，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者，僧

辯告霸先為備，霸先因舉兵襲殺僧辯，既而竟無齊

兵，亦非霸先之譎也。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既入淮，僧辯未有

所處，凡營落星山、逼石頭城，分布諸將，疏賊兵勢，

身居前行，親敗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既粗定，僧辯

居中，出霸先屯京口，霸先取之，之志萌矣。會有告

始泰元年

論王僧辯執我不堅

論陳霸先不  
必紛紛為狙  
詐

齊師大舉至壽春。此乃霸先所為。而僧辨不覺。遂墮計中。而史家宋本以為非霸先之譎。又一僧辯也。不然為霸先諱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處。取之。侯景而非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為此狙詐。不亦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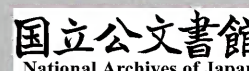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爵為公。宋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為王。非也。曹魏宋本後魏皆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

固以王為卑。虛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為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倣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宋本覺稱天王之本矣。夫宇文德雖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遵仲尼之法。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統實。既無誇大之失。而權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為僭逼之勢者。當亦少損矣。

大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

太平元年



論泥古之跡  
有過

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既遠，文不  
足徵，而泥其迹，未免於有過。况出入之者乎？周公  
位冢宰為太師，蓋其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  
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  
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六卿皆統於  
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沒，召公以太保  
兼冢宰必矣。而孔子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  
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責，惟

均而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  
之制，何所考哉？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  
有不當屬而屬者，其舛駁甚眾，皆劉子駿私意所

述。皇王大紀既已詳辯，此不復云。

侯平類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不受指麾琳勢益衰  
王琳兵勢益衰奉表詣齊獻款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屬。陳霸  
先宜不必屬人者也。王琳本湘東王麾下，義不事  
後梁，則建康其所宜歸矣。乃屈強于兩間，借勢于  
外境，其能濟乎？且琳之所以不歸建康者，耻為霸

論王琳有才  
而不知義

先下也。審能如是，則堅其志，畢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死於一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楊惛為宰相齊顯祖使進廁籌

論高洋無禮

字有一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後來承誤，失之愈遠。漢武踞廁見衛青，廁者牀廉也，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失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為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駕馭英傑，莫不盡力，若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憫然有不服之心矣。

齊裴謂之

上書極諫顯祖謂楊惛曰愚人何敢如是

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論楊惛善諫

賢哉楊惛，假小人之言，成君子之事。凡昏愚狡虐之君，於諫已者，莫不疑其要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揚于外，加以無實之事，清而謂之汗，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惛欲救裴謂之，以為是則不可，以為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中其心之

論相之助大

所憎乃必可免，詭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  
帝能任情，總攝機衡，百度修政，故時人皆言其昏政清矣。  
 齊主委政，楊愔百度脩政，故時人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為朝野所重，少歷屯厄，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高洋無道極矣，得一楊愔為相，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遂得沒于牖下，相之為助，其大如此。使其率道而廣任賢才，西并宇文南收江介，豈難也哉。愔故大族，遭罹禍故，惟餘一身，及其貴顯，細恩必報，大怨不酬，蓋困心衡慮之所益也。夫報恩酬怨者，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能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或復以為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恩者，伎害之小人也。

人也

致堂

二年

論宇文護猜忌忍克

先生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陳高祖  
 周晉公護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逼令自殺。  
 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孔文舉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者，非能齟齬魏晉之業，特疑之爾。宇文護之慮，亦此比也。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忠恕不易之道。而姦桀狡險者，顧謂不為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穀中。以忠恕為純朴常談，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若干人，可疑可忌，可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左右前後，又豈皆不足疑忌無可怨疾者耶？宗魯之於齊豹，監牛之於穆叔，呂布之於董卓，李猪兒之於安祿山，非所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為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酒誥，未終斃於王珽，又豈獨孤信所為乎？此可為猜忌忍克者之監矣。

霸先以歐陽頎聲著南土，復使刺衡州，頎至嶺南以為衡州刺史。頎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凡人著績一方，或有聲望為眾所服，因而任之，未有不成大功者。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夷、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微子啟去商，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才，惟已為大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責以全美。人主釋怨棄瑕，無所疑忌，眾以為可。民

論任人當因  
人心所歸

以為便。則用之矣。或者褊心忌意。記過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掩其所長。廉頗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人君器使群才。不可知此道乎。

周孝愍惡晉公護之專專權。李植孫恒亦子乙弗鳳共譖之張久居權要。恐不為護所容。謀共廢之。事泄。護廢孝愍為略陽公。誅植等。立寧都公毓。尋弒略陽。

論宇文護貽患身後

諸葛孔明相蜀。如二君。劉禪天下庸主。猶知敬而

聽之。中外莫敢謀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孚六四。居近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无咎。宇文護以專取嫌。不知自反。其為臣之未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悖乎。高歡相魏。孝靜致恭。惟謹。事必奏聞。猶未免專橫之過。護反不如。豈特李植孫恒諸人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為。後人所師。宇文泰卯仄其君。動輒廢弒。習慣為常。不知其子從自及也。忠為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析薪。子弗克負。况以廢弒導之宋本取快目前。而貽患身後。曾



是以爲智乎

陳紀

高祖

庚辰上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卽位于南郊丙子幸鍾山祠蔣  
帝廟庚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論陳高蹈梁武卑賤之迹

陳高祖卽位南郊祇見上帝矣祖考之廟猶未立也。遽蹈梁武卑賤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姿遠颯猶狃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卽位纔五日。按行故事於觀闕前效胡人拜伏而不以爲

耻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何爲也哉。爲報歟。爲祈歟。曰報者霸先自西江督護討賊立功馴致大位非以祈而得也。曰祈者旣稱爲天子矣又何祈哉。且天地神祇尚不可以非理而禱矧彼朽骨又何能靈。霸先與邦固非愚主而尚爲是竊度梁室行之旣久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身益可證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多惑其說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尊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惟韋叡不與

賢士以下求本  
律取以名其子  
僧曰法曰曇曰  
曰三藏曰摩訶  
以是爲名字之

諸者守

卷十四

三

二年

時俯仰而苟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焉。同乎流俗，合乎汗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漢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謝晞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策云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其友王

晞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

論奸人遠朋比之迹

序爵俊又列為百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天下之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用人，不自疑也。其有以爵祿市私恩，則不繫乎其人之謝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謝固善。雖謝庸何傷。如其

私也，無謝之之文，而有謝之之實，則不若公而謝之為愈也。擅權姦人欲遠朋比之迹。凡除官者明

絕其謝而被除之人，皆腹心耳目手足也。外疎而中密，形睽而情親，刺謁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而計謀進，人主見其著，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矣。

三年春正月周太師護歸政於周王毓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州

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

論周毓不能收守文護兵權

三年

有苗。以天下與禹而禹征之。則虞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為儲副。其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召畢相之。召公乃俾仲桓南宮毛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居憂為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然則人主可失此權乎。姦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其弑父與君。未有不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

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其免矣。宇文做周建

六官護既歸政。猶總軍旅。是又兼司馬之任。果何

意耶。周毓不能收也。是以及於難。

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不輕調發性

年金翠之飾 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

論陳高祖不能求賢相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宦。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為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

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赳赳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此特為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世祖文帝

齊顯祖盡誅諸元凡七百餘人

齊戶部水滸數家獲免

元魏固多賢君，至孝文奄旬中土，其治行尤美。江

元兵恃武難乎有後

綱目節錄其

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以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變革舊習，然二十年間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人，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為嬉，以殺為儻，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為子孫計，不亦左乎。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或曰：帝王之裔，自鮮克全，以其奉養厚，暴殄多，盈虛消息，理所必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

論崔猷議陋

聖人繼踵、誅其無道者一人、其餘固不盡勦之、選賢疏封、為國恪賓、其禮厚矣、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戮其族屬、獨自魏晉以來、乃肆其忌疾、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奪魏、蓋為置後、使統承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烏可以人理期也、

周御正崔周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稱皇帝、連秦漢舊制周王始制皇帝周主從之、

陋哉崔猷之議也、夫聖人則固沿革、因時矣、非聖

人、而或沿或革、豈能得其當乎、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有餘、主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理不可也、孔子慮關百世、制為定法、加天於王、其義遂備、此乃有沿有革、無時而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為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統實、猶穹然而覆名之曰天、豈威之云乎、  
齊顯祖齊顯祖嘗酒成疾、不復能食、齊太祖齊太祖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楊愔等受遺詔、輔政太子、齊太祖齊太祖即位、宋本宋本高洋無道、比紂為浮、夫如是、奚其不喪、曰、此可見世衰道微之極矣、齊東昏之無道也、蕭衍治之、不

論高洋無道  
而幸免

齊東昏之無道也、蕭衍治之、不

待聖王有作也。自蕭衍而論，德非湯武，寧無口實之慙。由東昏而言，罪同癸辛，豈免檀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牖下，則當是時，求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漓薄耶？何為使洋肆於民上，縱其淫虐，而皇天上帝無震怒之情也？雖然，由堯至五代三千年間，其為無道而幸免如高洋者有幾。則恢恢之網亦云密矣，豈可恃哉。

大嘉元年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十四世祖文帝

齊太子殷立事決於常山王演，楊愔以演與長廣王湛地位親逼，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

策自是詔勅多不關預，王晞謂演曰：若使他姓出納

措此屬任叔父處分遂斬之宋

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

然，愔議出二王為刺史，二王大會百僚，愔赴宴，執而

殺之。

演與愔二公之所以處已處人皆有失，而愔終為

君子，是以及禍。演之失在於過聽王晞，而愔之失

在於謀出二王。雖然，愔為社稷計，乃公心，而晞勸

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其失則同，其所以失則異

矣。使愔稽古者親賢並用之義，與演輔政國權散

論王晞真小人

主不屬一人。則演亦安能遽為嗣君害。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激之也。若晞則直欲贊演為欺孤之事。其情惡矣。情之相齊。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首領。以沒厥功。茂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廢之可也。執而殺之。是洋之不如也。晞有憾于洋。志不得逞。而假手常山。致毒濟南。真小人哉。雖然。成敗已矣。而情終君子也。

齊大丞相演如晉陽。王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演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婁太后為內主。在昆弟中。又

孝友有令望。而顯祖淫昏酷虐。無恩在人。其子弱

植。此廢興之定勢也。而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

之無舛。即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即天時也。下盡人

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速

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為三事。所謂巧言亂

德。利口覆邦。惜乎演之從之也。

衡陽王入境。詔主書舍人蘇道迎候。濟江中流。演之使以兩告。初江陵之陷。長城世子昌沒於長安。至是周人歸之。

論王晞巧言亂德利口覆邦  
綱目節錄其  
文

昌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封昌衡陽，遣使迎候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

昌為俘鄰敵國，非其國矣。文帝何忌耶？以高祖之故，推昆弟之情，閔其離外之患，而失嗣世之尊，矜其備嘗艱難，而加友愛之道，則文帝何訾焉？必殺之，而後快其心，不仁亦甚矣。雖然，昌亦有以取之也。歸自他邦，國有成主，而書辭不遜，是將何為？責其不待已耶？怒其不見讓耶？是皆理之所不可行者。而昌率意以犯之，則亦足以殺其身矣。

齊太皇太后下令廢殷為濟南王，以演承大統。肅宗即位，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問之，晞曰：我聞人齊主欲以晞為侍郎，苦辭不受，由我聞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恩私，何由可保？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王晞力辭要官，而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為戒。則晞之說演使速取國者，其心非為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已耳。夫顯祖不道，有絕嗣之理，而晞則不當懷此心。非惟君不可報，以君之故，遷怒及其子，不亦伎乎？雖然，其辭要官而不居，以得志易顛。

論文帝不仁

論王晞不當懷報顯祖之心  
綱目節錄其文



二年

論宇文護有  
篡篡之心

恩寵難保為戒則可取矣

周以五年春五月大冢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令王府總於天官

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辯宇文護使五府總於天官是矣以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也而又存都督中外諸軍之職則大司馬何用焉其把握兵柄不肯去手如此苟無弑君篡國之心則無庸爾矣周六官之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各有體統是故分職而治今盡總於天官

則五卿為虛設且又冢宰先斷後聞則人主尸位而已是豈成周設官之意哉事無巨細權臣專決人主所得知者幾何非有弑君篡國之心則不為爾矣

齊主之沫揚燕也許長廣王湛為太子初許長廣王湛為太子既而立子百年為太子

湛心不平

昔成王幼剪桐葉封唐叔以為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遂封之柳宗元以為非曰弟當封者周公宜以時言而封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王不中

論齊主制命  
非義

之戲以地與人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其婦寺亦將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壯長周公尚不知其將叛况於唐叔之小弱又必在所封乎爲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既戲而封之斯亦可封矣于以輔益王之誠信啟其心而防其後是師道之善有如不當封或小人或婦寺王欲封之周公又成之是周公戰國大夫之不若也故處事守正而酌之以權然後弗畔於道惟尚論亦然今齊主既有子而以太弟許湛是制命之非義者也若居齊國之常則舍子而立弟亦由行殷之道矣不然輕諾寡信口惠而實不至怨災之所及也他日百年斃於亂

挺非世祖實殺之乃肅宗自殺之耳。

齊王出政墜地絕助妻太后問濟南所在者手齊手不齊太后齊肅宗疾亟妻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怒其不顧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后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詔徵長

廣王湛嗣位帝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善處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曰肅宗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至此不學之故也。

高歡諸子惟演也差賢事母孝於諸弟友使從母

論齊肅宗以不得終事其

之言。不過聽王晞廢君而弑之。真得孝道。為齊之賢主矣。顏之推以不學少之。誠哉是言。肅宗臨終。恨不見太后山陵之推。謂其不知忌諱。迹演之心。亦以不得終事其母為歎。其心則孝。言不婉耳。此未可以不學斷也。

肅宗遺命至

齊肅宗遺命至鄴。湛猶疑其詐。使所親詣殯所發而

視之。既復命。湛喜。馳赴晉陽。即位。改元。是為世祖。

論高湛亟欲其兄之死

象弟也。日欲殺舜。舜不藏怒。不宿怨。一於親愛而已。况為人弟。而兄又無見殺之意。則當如何得遺

詔而不信。聞定死而甚喜。是處心積慮。欲其兄之死也。久矣。施諸常人。尚且不可。而况尊則君也。親則兄也。而至於此。其異於操刃而弑。能幾許哉。繼世之君。必逾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君也。故不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畢喪之後。此古者之制。有仁有義。中禮之節者也。今高氏兄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逾年而改元於即位之日。已則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于我乎。一時行之。大臣不規。具臣不諫。書諸史策。垂之後世。而其

三年

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將誰欺欺天乎

冬十月

齊主

逼通昭信李后曰不從殺爾子后從之既而有

娠太原王紹德至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腹大故

不見兒后大慙生女不舉齊主怒殺紹德后大哭齊

主裸后亂槌之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送寺

為尼

論李后失身

李后之從湛不過畏死與愛其兒也誠使知義則  
義重於死死又何難人之脩短則有命矣智不及

此一失其身既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惡有甚於

死者故古有女戒焉師傳以之教詔而賢婦人未

有不知經旨者也李后以嬖為叔所侵凌後事之

師也居其位當其事不知古有明監躬蹈覆車如

一軌可歎也哉

四年

夏四月周王親學以燕國公子謹為三老周主幸太學謹入

道再拜受言禮成而出周主迎拜謹答拜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親袒

割牲跪設醬豆食畢北面而訪道謹起曰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虚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功必賞

論三代而後  
鮮行饋餼之  
禮

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止。去食去兵而信不  
可去。願守信弗失。言行者立身之基。天子之過。人莫  
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學士大  
夫既知古矣。處今之世。五六十年。其更治亂事物  
之變。亦又多矣。其志守堅定。血氣尚本向衰。亦不競於  
利欲矣。故王者將求多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  
大臣左右。為未足也。而又養老以求之。然三代而  
後。寥寥千五百年。行饋餼之禮者。不越數君。而有

宋本言如于謹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拂難行之事

也。且希闊如此。其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為  
之。則未有真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

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須臾不見即追之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  
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

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齊主大悅。自是數日一視朝。  
書數字而已。

和士開所以語齊主者。姦臣之所同也。顧大姦不

祿妖邪先盡  
若心

言而士開言之耳。凡大姦邪欲竊國命，必先蠱其君之心。君之心誠蠱矣，然後惟我所欲爲，雖易其耳目而不知，蠱心之術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蠱爲甚，蓋人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好以暇豫，歎費出則豐以金帛，恐其居處無所爲也，則鼓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所厭也，則新以陂池臺榭之觀。此在蠱術中最爲切身而必中者也。人君有一于此，則昏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矣。故忠於君者，惟逸欲般樂之爲戒。

太師周公其人也，作無逸，告成王，言及稼穡之艱，小人之勞，文王不遑暇食而興，商受酗于酒德而亡，丁寧反覆，未嘗以成王不得逸欲般樂爲歎，思所以附益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爲欺我，而士開爲愛君。施文慶虞世基楊國忠之徒，以功名始終，無隕首沈族之禍矣。

五年  
齊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學，非易非難，命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

論高湛不知  
宋景公漢成

其知也不為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  
 者甚衆其知之也不亦易乎不知者固衆人所同  
 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必知也然則如之何亦義  
 之與比而已白虹圍日赤星見是時天下四分不  
 知誰實當之齊王自以為憂也曷亦脩德而殺猶  
 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者  
 猶不為况不可移而殺無罪乎高湛不知宋景公  
 漢成帝之得失使百年懼酷嗟夫以身率人人猶  
 有不化不行諸身而望人從已此恃強逞力者之  
 同弊也婁太后戒肅宗曰勿殺濟南而肅宗殺之  
 曾不為其子計復以勿殺百年託之世祖彼亦不  
 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晉公護之母在齊及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  
 周共擊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恐突厥為患不得  
 已發三十萬人同伐齊護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  
 大敗而還

晉公護既得其母而未有齊釁則當謝突厥之兵  
 乃違心而行以二十萬衆大敗于敵幾何其不喪

論宇文護理  
 曲而氣餒

人之國耶。或曰項羽已歸太公呂后，漢高從而伐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劉項爭天下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乘之。伐宇文與齊相攻，則異乎此矣。設使周主脩東山之怨，而命護將護，猶當有辭。况慈親初歸，邊無大警，遽黽勉從人，為不得已之舉。且師之老壯在曲直，護理曲而氣餒，其能濟耶？天康元年四月，上不豫，謂安成王瑒曰：吾欲遵太伯之事，孔奐流上，不豫，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安成王瑒侍疾，太子柔弱，上憂之，謂瑒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涕泣固辭。上謂仲舉與曰：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與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與輔政。

大康元年

司馬氏曰：孔奐處腹心之任，決社稷之計，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辯，爰盎廷爭，以絕覬覦者之心。以為誠耶，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以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

讀史管見 卷十四 三



論孔奐當請  
立安成王

而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濟之為難耳。故  
受遺輔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殷不佞。蔡  
景歷猶未可知。孔奐豈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項  
及到仲舉。孔奐之時。宜何以對。曰。事君有犯而無  
隱。平居小事。猶不可不盡。况授受之際。存亡所繫。  
而敢避逆意之憎。獻詭隨之論乎。則當對之曰。太  
子柔弱。慈親所悉。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不  
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處。如此世祖必疑。  
而復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殷則晉。如詔旨所云。封  
儲君以大國。而廢弒之禍息矣。方是時。項得政已  
久。權勢隆重。如竇嬰爰盎之爭。祇為空言。如荀息  
肥義之志。死亦無補。故權其重輕。不失於義。請立  
安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光天元年。劉師起。見項權勢。謀出項於外。項因師知。付廷尉賜死。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項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  
之。謀出項于外。為項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與師知同  
謀。事未發。項誣以謀反。死獄中。

光大元年

論陳瑣殄滅忠良

讀史管見

卷十四

瑣不

劉師知欲出安成王于外。此國計也。夫亦何罪。乃誣奏而殺之。韓子高與師知同謀而未舉。瑣乃誣奏而殺之。方世祖以太伯之事命瑣也。瑣涕泣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殄戮忠良。雖暫得尊榮。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天之報之如此。可不監哉。

二年

周于謹卒。謹勲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蓋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教子務存靜退。

論商鞅于謹所為不同

商鞅在秦。使多力者驟乘。持矛者傍車。一物不具。則不敢出于謹在周。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二人勲俱高。位俱重。而所為不同。何也。何謹之履道坦坦。而鞅之多畏也。謹無怨於人。而鞅者怨之所集也。或以能任怨為賢。曰。人之所不敢為。與所不肯為。我皆為之。怨者必眾。我之為是者。為國事耳。愚以謂不然。貪利則人怨。專權則人怨。慘虐則人怨。拂眾則人怨。為己而不恤人則人怨。若夫不貪利。不專權。與人同欲。不以己私。而用刑辟劫之也。則人何怨之有。故二帝之臣。無任怨者。舜之怨。謂不

讀史管見

卷十四

四

得乎親也。三王之臣無任怨者。周公之怨謂不得乎君也。是怨也。自然自艾之。謂非憾忿疾怒之比也。貪利專權。拂眾為已。以刑辟劫之。致天下憾忿疾怒。則一切不卹。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自賢。此

致堂

先生讀史管見卷第三十三項

高宗宣帝上

大建元年

齊太尉謝定遠謝曰。諸貴欲見殺。蒙王持全其命。謹以為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特全其命。謹以為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主太后亦泣。問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為青州刺史。獻入諫。遇害。士開復為左僕射。定遠歸其所遺。加以珍寶。

論婁定遠納罪人之賂

方且逐之。而愛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罪人之賂也。則何以治士開矣。心為利昏。則幾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貨定遠也。亦猶晉人以璧馬假道於虞

讀史管見

卷十四

四三

耳藏之外府終必取之。士開既留，女簾復返，定遠不為是，亦不能免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著百越，自華皎叛，帝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遂反，詔章昭達討紇。

莊子曰：凡事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高宗初，若平心公道，不殺劉師知，闕畧韓子高，則華皎、歐陽紇無自而反，皎、紇皆有功於時，撫藩良將，牧也以殺劉、韓之故，懼信越之醢，不敢自安。高宗於此遣信臣降手詔，推誠慰諭，彼必罷師。若再三不從，

然後興師，亦未為晚，乃不知罪已，速出忿兵，雖克捷成功，然虧君臣之義，失御下之道，慙德多矣。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嘗有人士參士開疾，鑿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甚易服，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為之強服，疾遂愈。

莊子為寓言，謂得車之多者，豈舐王之痔歟。蓋無是事也，以譏好富貴者無所不至耳，亦不謂後世誠有此人。至於嘗糞如齊士之媚和士開，唐人之諂魏元忠者，然後知世誠有此人，吁，可悲已。夫目

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性也色必  
 極美聲必極和臭必極香味必極備然後為快情  
 也四者少有不善必麾而去之而於臭味則尤甚  
 焉求富貴之人凡欲稱此而已今以求富貴之故  
 反易其情性以狗彘自為其意不過曰吾所失者  
 少而所得者多所辱者秘而所榮者顯然亦不可  
 名之以人矣是故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患  
 得患失無所不至也無所不至則上而弑父弑君  
 下而食狗彘之食凡可以得者皆為之也夫理義  
 出於人心其可否豈不猶鼻口之於臭味歟意在  
 富貴而直道不可取也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  
 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財當節則以為不必節民  
 當恤則以為不必恤天變可畏則以為不必畏公  
 議可從則以為不必從人而如此則是有目而以  
 嫖母為正色有耳而以桑間為正音顛倒迷謬有  
 異於嘗糞者幾希矣夫所以陷溺其心至於此極  
 者利欲而已矣其端甚微其失不可救君子可不  
 慎乎可不以義為質而戒富貴之貪乎

三年

論斛律光有  
功而不伐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

有功而不伐，與有功而不受賞者，上也。受少辭多者，次也。賞與功等，又其次也。功少而賞多，耻也。無功而受賞，民斯為下矣。失也。而以為得，辱也。而以為榮，似安而實危。若治而實亂，此非功也。而以為莫大之功，受甚重之賞，萌不厭之心，為無窮之計。如董卓王莽之徒，凶于身，沈一宗而後已也。夫以斛律明月之賢，有功而不伐，猶不克終，然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下義其罪，而上賞其姦者，吾為之懼矣。

齊段韶卒，韶有謀畧，得將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

論段韶不足  
以當宰相

段韶固齊之良臣也。史謂其得宰相體，則恐譽過其實也。得非以韶溫雅周慎，而與此名乎。夫溫雅周慎，士之良德，不足以當宰相。必也識造幾微，慮周久遠，德足以服群行，道足以處常變，其量有容，其心不倚，坐於廟朝，百官稱以職，百姓樂業，四夷賓

服巍巍浩浩如深山大澤人。不見其運動而威聲之所鎮壓。惠澤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段韶之時。齊之小人交亂。內外詔不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烏在其能賢。世衰道微。賢人君子。以簡易之道。行正大之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之者寡。不悅之者衆。而和厚愿慤之人。往往久於柄任。至有謂鼻能吸醯至宋本三斗。然後可以為相者。世傳其說。謂信然也。嗚呼。安得伊尹。

傳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為之執鞭哉。

四年

周晉公護問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政請老。則享期頤之壽。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所知。護沈吟久之。曰。本志如此。但辭未獲耳。

宇文護官尊位重。榮祿兼極。無以加矣。問天道於庾季才者。又有弒逆之謀也。一之為甚。至于再矣。護雖秉大權。而無次立之勢。既弒二君。又屢殺近臣。持此能全者鮮矣。若從季才忠計。猶可以後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能無玉珽之及。

宋本耳下有自  
是疎之四字  
論宇文護當  
從庾季才忠  
計

乎。

帝始親政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遷冢宰奪之權又留憲侍讀裴文舉  
周主既誅晉公護始親朝政遷齊公憲為冢宰實奪

之權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  
周受命晉公復執大權豈有天子而制於人哉卿侍

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

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以白憲憲曰吾之夙心公寧

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君道利宣上人疑則百姓惑故伊尹稱湯曰大哉

王言一哉王心王者之心因言以宣如天覆日照

蕩蕩皜皜人莫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

之生皆以君心蔽暗多疑喜猜於親族臣鄰務存

形迹平時有過失含容不治或反以張之比及大

惡然後裁處其所傷必多矣晉欒書既弒州蒲迎

立周子周子令曰孤始願不及此宋雖及此庸非天

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出宋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

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諸

大夫曰敢不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耳控

制強卿纔十許言而意六七變抑揚開闔情達而

論周武帝亦  
晉周子之次



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帝所以語裴文舉諷齊公憲者，明白無隱，亦其次矣。

齊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見輒罵曰：小人穆提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婆求娶光女，不許。祖穆皆怨光，共為誣言，白齊王誅之。

論斛律光能為將不能為相

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韓長鸞穆提、婆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為上相，進賢黜姦，乃其職矣。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逃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

綱目節錄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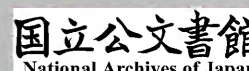
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皆不及此。

五年

其及也宜矣。  
祖珽奏置文林館以李德林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其探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修文殿却覽克之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館事。

論李德林顏之推難免君子之責

李德林、顏之推，在齊稱賢者也，舍其文學而質其行事，難乎免於君子之責矣。高緯據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人之相也。李顏二子儻有器識，必不踐貴任，况肯為珽所引拔乎？時事屢變，懷祿容



身無伏節死義之操。蓋見于此。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弗自。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自者榮辱之本。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謂此類也。

齊祖珽頗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黜諸奄宦羣小為致治之本。方本陸令萱穆提婆等共譖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出珽為北徐州刺史。

論祖珽不能正身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君而不正，不可以帥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宰相師長百僚，尊不及君，而親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為，其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控勒于下，足以禁其口而不足以服其心，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祖珽盜竊贓汙，囚廢為民，交結宮婢，乃至宰相立身如此，而欲收人才，黜嬖寵舉治道，是猶候直景於曲表，挹清流於濁源，飛廉而談忠嘉，季蹠而語仁義，無此理矣。李訓鄭注王伾叔文，皆祖珽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悅其才辨，喜其敏給，而付以國

政鳴呼殆哉。

以印山之捷齊王意之尉相願曰耳屬殊在家

齊蘭陵武王長恭美而勇以印山之捷威名大盛武

士歌之為蘭陵入陳曲齊主忌之長恭頗務聚斂所

親尉相願問之曰王非以印山之捷欲自穢乎是避

禍而速之也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威聲太重宜

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主醜殺

之。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

所難處也以事昏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

當如之何屬疾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必

也無宮室屏墉之壯無爪牙馬仗之衛貴而降富

而貧遠不為疎邇不為戚謝絕賓客門巷蕭條其

庶幾乎尉相願雖勉之退藏長恭尚且遲回未決

則策之進乎相願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而

作非見幾之君子疇克爾哉。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甚重之雕與寵

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

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報恩議論無所回避省宮

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為帝所委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雕欲立效云云

論長恭非見  
幾之君子

論張雕交結  
嬖人欲行其  
志

論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主字奉

折字奉

後切龍要

三

掖不急之費禁左右驕縱之臣獻替帷幄以澄清為  
意氣甚高崔寧舒子離議以壽陽被圍駕向并州恐人情駭動遂連名  
已任長鸞竟誣以謀反殺之

進諫長鸞誣以謀反殺之

執經侍人主儒臣之至願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

君德敷宣往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大於是乎然

人臣不能自進必有舉而揚之者不可不慎也輔

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人主好學也虚心而從善

雖子思孟子亦將幡然而起矣有一不然君子不

屑就也今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其合與不合

視道之從違可也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遠則不

稽癰疽瘡環之訓近則不戒監商君景監之事其意

必曰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而可以成大功是其

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

志不得就用殞厥軀末哉雕之為儒矣

周襄文宣王右周主踐行年陵亦公卿圍清云云  
周文宣后薨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

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

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

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

論周高祖不  
學

讀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五十一

綱目節錄其  
文

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廷之寇。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令還俗。

物壞則蟲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

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時君世主。間欲攘而闢之。然嗜好有偏。扶此抑彼。是猶吹波助瀾。縱風止燎。故不旋踵而弊復作。又甚於前焉。魏世祖黜佛善矣。而信寇謙之。唐武宗黜佛善矣。而信趙歸真。此二道士荒虛誕妄。乃禪宗

○并禁諸淫祀。非  
祀典所載者盡  
除之。  
論周人事未  
綱目節錄其  
文

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安能與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為亦不能絕而又復也。曰。欲養人者。必焚山澤。驅虎豹。放蟲蛇。而後人得其養。欲安身者。必固元氣。去壅底。消陰慝。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重以嗣子狂昏。不遵先志。使美行善政。既行而沮。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性殘虐。嘗見婦人抱子。奪以

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併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至行

在。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於器。置狙其中。齊主

即命索蠍一斗。置浴斛。使人裸卧。以為笑樂。由是綽

大有寵。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群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

以愛養斯民。使免於夷狄禽獸之害而已。昔者成

湯與葛伯同為諸侯。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為是

興師。攸徂之地。室家相慶。以其為匹夫匹婦復讐

也。而湯之王業。由此而成。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

論高緯率獸食人

矣。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乃率獸而食人，是自為獸也。高綽不仁至此，本本字而高緯顧寵任焉。蓋不待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之徒，濁亂政事也。有王者作，弔民伐罪，自婦嬰載，斯可矣。

夏四月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焚之。

論陳桃根當詰責

前二節錄其

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哉義當詰責桃根，貢篚不式，削其官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也。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敦朴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嘗試其君，終將納之。唐明皇先儉後奢，而佞臣以所獻精美受賞，此其效也。

周主自將伐齊

七年  
論周武忘哀  
即戎

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斬然在衰經之中，而徐夷並興，東郊不聞出戰之師。開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誓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若是何也。門庭之寇，侵逼既急，于是而曰吾服

喪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為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斯乃不孝之大者。人徒見夫禮言金革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不可之理。是以多失之。春秋備書為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王軌諫言於帝曰。皇太子云云。宋本  
周主宴群臣。王軌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

宇文贇不才。非特諸臣知之。周高祖亦知之矣。若

為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高祖雖

數問東宮於諸臣。實為私愛。以牽意。專在其子。惟

恐他人得之也。不知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諸異

姓。東宮既不才。有子又幼弱。有垂亡之勢矣。曷若

授之齊王之為愈乎。其語王軌。天命云者。拒諫。拂

然之意乎。吁。亦蔽矣。

晉州告急者。至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  
周克齊。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

者。旦午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

小小交兵。乃常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八年  
揚堅聞之甚懼  
際自時臣家亦有  
論周王拒諫



論荒樂縱恣  
所以爲憂

孝子之事親以父母悅懌爲得故本之以深愛達之以和氣承之以愉色要之以婉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求所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大孝至於底豫而成矣資於事父以事君率是可乎曰父子以天屬君臣以義合資於事父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順乎親與所以獲乎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諫有拂有箴警有勸戒德義不脩則言之政事不善則言之百姓不安則言之寇盜畔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崩川竭則言之水旱饑凶則言之敗兵失土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徵則言之凡此皆所以聳動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然後爲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共由而稷契臯伊說旦召畢之所以忠於所事者也今穆提婆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爲樂勿奏邊急而緯信其言亦復酣飲鼓舞奏音度曲號無

愁天子自一時觀之信足樂矣俄而險隘不守師徒潰敗身為俘囚繼以誅滅前日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辱不可勝任是則戒慎憂懼者本所以為樂而荒樂縱恣者本所以為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穆提婆高阿那肱蟣虱糞壤曾何足言者本然世之君子以容悅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婆那肱而不自知也故因列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仁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前齊臣云云宋本齊主敗走穆提婆降周周主以提婆為宜州刺史詔

論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穆提婆導其君於淫樂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執而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賢不堅惡惡不著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既誅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絕而孟子曰伐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商之垂亡飛廉奔奄安則逢君危則逃難奄又助紂納

論周高祖不知叔法周公綱目節錄其

其道播。故周公克奄，亟戮飛廉，而微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殷後，其禮賢去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為亂，故當決決之時，不能為揚庭之事。曰：小人不可盡去，亦務為中道可爾。是不明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夫之義以決盡陰柔為光，而復之義以君子朋來為吉。豈曰小人不可盡去乎？如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舜之舉十六相當舉其八，而去四凶當去其二，以是為

中，不亦賊道乎？然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者，刑當其罪，斯已矣。惡怒之困苦之，如晉之於欒盈，錮之又錮，使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豈與戮防風，放驩兜，誅飛廉之事同日而語焉。

九年春正月齊太子恒即位八年齊主為太上皇帝齊主禪位於太子恒恒生八年矣尊齊主為太上皇帝

帝

甚哉高緯小人心，僂猾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五世強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

論高緯僂猾

九年

齊史管見

卷十四

三

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姦佞之臣。盡改前愆。用賢脩政。與百姓更始。自我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回改天意矣。高緯不然。安平無事。則狎昵群小。恣為淫樂。邊境告急。則携挈嬖幸。脫身遁逃。而以危邦墜業。付諸孩孺。欲叨傳禪之美。而掩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于周理。則宜矣。

致堂先生

讀史管見卷十四

高宗下

齊上皇與后妃幼主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上皇子穆后馮妃韓長鸞等奔青州

周師約生致齊主。啟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淹留自

寬。周師奄至。禽之。

論高阿那肱罪不止於死

國亡。君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然。扶世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導於危亡。其情不可恕。故耳。高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三人者。均亂臣也。而高阿那肱。身為宰相。以君餌敵。罪不止於死。惜乎周祖之寬之也。昔慕容仁叛。既獲。先為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戮仁。雖周公用刑。不越是矣。高祖何昧於此耶。他日勸進強臣。密移周祚者。皆所委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論周制可以富民

周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絹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凡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民之貧有六而侈費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官吏貪則民貧好用兵則民貧未作衆則民貧惰遊多則民貧俗好奢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喪葬三也盛賓宴客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善矣亦可以富民矣兼夫四者各爲之制使上下有辯多寡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教化之本也

清河後人張紹祖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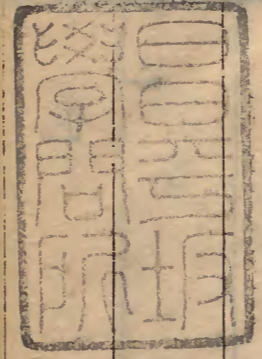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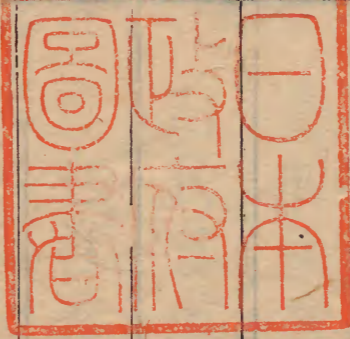
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終

讀史管見

卷十四

李



寬政戊午

